



主编的话 科普、科幻都与科学相关。科幻多是一种感性表达,科普则需要理性的思维,科幻未必折射多少科学知识,但它能激发人们对科学的追求与探索。科幻不仅仅只是小说、影视,它背后更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维力量。如何才能支撑起我国科幻创作的整体繁荣天空?为此,本报编辑部邀请科学家、科幻研究者、科普与科幻作家、电影创作者共同探讨此话题,以饕读者。

科幻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

■周忠和

在“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颁奖会上,获奖者刘慈欣先生说,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建立文明,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脑子里创作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想象力创造人类文明。

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古生物学研究表明,生命进化离不开地球的历史。刘慈欣先生表示:“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可能是历史上最幸运的。”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我不好说,但我们确实目睹的变化太大。我觉得重要的是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变迁的过程,而且总体变化是向好的。我们不仅仅是感受到中国的变化,也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变化,无论是科技还是其他行业的发展。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幻的繁荣对中国科学的发展究竟有多么重要;另外一个则是科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此,粗浅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我是一直认为,科幻的繁荣确实非常重要,不仅对中国的科学,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目前,我们的科研投入很多,GDP不用说,论文、专利都不少,但是我们真正重大的原创性成果并不多,怎么解释这些问题?我自己也写过一些小文章说过这个问题,虽然大家观点不一,但我认为,我们文化中过分功利化的思想很严重,功利的思想和文化导致社会的功利,我们科研的评价体系,研究人员的工作也跟着功利起来。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教育体系。我们教育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也很功利。而创新是动物的一种天性,没了好奇心,没有想象力和创造性,肯定就技不如人。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怎么解决却不知道。我想科幻还能帮上一点忙,能够帮助我们保持或者回想起意识深处曾经飞过的想象力。

我过去也在国外待过几年,发现老外很爱看书,我有时候会好奇他们究竟看什么书,原来

很多是科幻书籍。我想这个可能也反映一种现象,就是发达国家老百姓的想象力、好奇心确实要比我们强,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多人已童心尽失。

第二个问题就是科普和科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事儿”都与科学沾边,我想肯定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科幻本身未必折射多少科学知识,但它一定会激发想象力,还有对科学的热爱,当然也包括了科学研究过程和思维方式的一种展示。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对科普普及起到的作用,很多时候不亚于一般意义上的科普。因为科幻是一种感性表达,科普更多是一种理性的产品,它对科学当然有严格的要求。只有少数的科普作品才能成为文学或者艺术。

科幻与科普的结合非常有意义,一部好的科普作品确实能够为科幻作家提供好素材。一部好的科幻作品,并不是仅仅有热情和想象力

就可以了。我认为,一个好的科幻作家,他除了有丰富的想象力,还要有广阔的科学知识,有一些理性精神、思考精神。那么反过来,科普作家也一样需要文学和艺术的熏陶滋润,这样才能够更接地气,贴近读者、公众。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科学家往往会忽视的,就是科幻文学及其他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更深层次地理解未来的社会。比如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这些领域发展很快,过去涉及不到的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是人”等一系列问题都凸显出来了,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应对不够及时。

我们做科普的过程中,特别要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要理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都能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这对我们中国的科幻真正走向世界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科幻研究:迎来黄金时代

■姚利芬

自2015年8月刘慈欣获“雨果奖”后,中国科幻迎来“后三体”时代,在“泛娱乐”的大背景下,以影视为引爆点的科幻产业迅速搭台,助力资源整合;动漫、图书、游戏、旅游等科幻产业迅速滋长萌发;科幻研究也被顺势带动起来,主流文学界的研究者突然像发现了一块长期被忽视的“科幻新大陆”,并开始奋力掘金,新的研究者也源源不断地加入了进来……各大期刊纷纷推出科幻研究专栏,科幻研究迎来从未有过的盛况佳景。

从近年来的科幻研究情况来看,学界主要集中在科幻文学的“史学”研究、文本研究、文学的文化生态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文学的中西比较研究以及传播学视角的研究等。

一直以来,科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时期,也开始逐渐深挖各个历史时期科幻的发展状况。

而科幻文本研究则呈现出东西开弓的局面。对中国本土科幻作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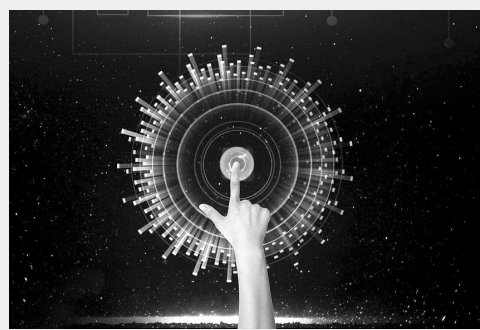
典科幻作家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等人的作品上。对日本科幻的研究近来也跃上一个新台阶,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孟庆枢为代表的东北研究团队在中日科幻交流及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诞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对西方科幻小说的研究集中于诸如凡尔纳、威尔斯、雷·布拉德伯里等经典作家作品。值得关注的是,国外科幻小说中的中国想象日渐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研究者关注西方作家的中国经验如何被置于某种“记忆客体”的位置,并参与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变更、文化秩序、技术伦理等诸多人类共同命题的审视当中,即“中国的根可以发出怎样的芽”。

科幻文学的文化生态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也一样呈现出了无数可能和潜质,比如科幻与政治、科幻与宗教、科幻与经济、科幻与教育、科幻与伦理、科幻与人工智能、科幻与生态、科幻与社会、科幻与科普、科幻与军事、科幻与奇幻等话题。一组组看似简单的二元关系

命题背后潜藏的却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即边界模糊,跨界来临——这为科幻的研究打开了N扇窗口,渐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局面,科幻文学也毅然跨越文学研究边界扩展至科幻文化的研究。接下来,文化视角将继续成为科幻研究的立足点,这就要求研究者保持科幻独有的审美性,同时兼具综合文化意识与宏观文化的眼光。

科幻小说的新类型网络科幻小说也因风乍起,少儿科幻、民族地区的科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此外,随着中国科幻小说影响力越来越大,海外科幻小说传播的推进,相关研究也随之日炽,《三体》《北京折叠》的海外传播及英译研究,均有相关研究论文和硕博论文问世。刘慈欣则指出,“美国科幻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读者老化,科幻文学生命力降低,他们希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科幻小说,包括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等非英语民族作家的作品”,这为中国科幻



的创作及研究跻身世界营造了极好的契机。

科幻不仅是小说、诗歌、剧本等文类,也不仅是某部叫座的科幻影视剧,更是内蕴于国家发展实力的深处的一种思维力量。它以强大的生发力使科幻创作和研究呈现出一张年轻的面孔、一种勃发的朝气。

(作者单位:中国科普研究所)

科幻人才:发掘更多青年新人

■张志敏

以科学幻想为内核的创作活动都可以被称为科幻创作,比较常见的有科幻文学、科幻影视、科幻绘画的创作等。狭义的科幻创作专指科幻文学创作,而科幻影视、科幻绘画通常被认为是广义的科幻创作,并且多是以科幻文学作为创作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创作是科幻中的基础性创作,十分重要。

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劳动,作家是创作的核心要素。科幻文学想要走向繁荣,除了借助良好的外部环境,更要依靠一支数量丰盈、水平过硬、有序接替的作家队伍。

近些年,随着刘慈欣、郝景芳等中国作家在国际上斩获重量级科幻奖项,国内科幻界获取到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科幻大会连续三年盛大举办,国内科幻出版快速发展,读者数量剧增;与此同时,科幻奖项逐步完善增多,科幻学

术研讨和交流也更加活跃。这些外部创作环境的优化,为科幻创作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那么,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在哪里?未来的新星将从何方升起?谁来发现他们?如何发现他们?该如何引导、帮助他们坚持创作并且迅速成长呢?这不仅需要我们畅想,更需要付诸实际行动。从2017年开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在中国科协科普信息化项目支持下实施了“科普文创——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作培训、赛事、研讨等,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青年科幻创作新人,并产生了一批中、短篇科幻文学作品。

培养人才,首先要发现人才。放眼望去,广大的青年科幻创作爱好者散布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并且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因此,发现科

幻创作人才首先要有的放矢。比如,高校的科幻社团聚拢了一批对科幻写作、观影深感兴趣并具有潜力的青年人,因此,为了发现人才,我们应该主动找上门去,以服务者的姿态为他们提供学习、创作、发表的平台,从中遴选优秀创作者。此外,还要广泛撒网,挖掘有潜力的新人。实践证明,通过举办赛事和培训,都可以很有效地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既要授之以鱼,也要授之以渔。很多初入科幻创作之门的青年新人都会经历孤军奋战,难免对创作的前途方向产生迷惘困惑,在创作方法技巧上一筹莫展,甚至难以坚持。科幻创作人才的培养就要解决这些问题,去传道授业,指点迷津,给他们送去提供有温度的关怀、有营养的指导。我们既可以将科幻创作的教材、作品等实物资源送至学员,还能让他们向科

幻创作、科幻批评的名家大师当面请教乃至接受他们长期的指导,不间断练笔,最终实现成长和成才。

此外,在科幻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和成长的过程中,每位青年新人的需求不尽一致。既有新手入门的基本需求,也有得章法而后追求卓越的个人需求。培养科幻创作人才自然要区分这些需求的强弱与缓急,但更应恰到好处地做到全面兼顾,既能雪中送炭,也能锦上添花。帮助青年新人在科幻创作路上扬帆起航,追求梦想,无穷接近目标。

科幻文学创作青年新人的发现和培养是长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只有长远规划和长期坚持,才能发展和壮大科幻作家队伍,才可能撑起未来科幻创作整体繁荣的天空。

(作者单位:中国科普研究所)

科幻创作:仰望星空 俯念苍生

■凌晨

写科幻小说很多年。第一篇发表的科幻小说《信使》,故事比较简单,讲一个女孩儿为她的爱人充当信使送信,最后牺牲了。这个发生在未来的故事并没有太多离奇的想象,也缺乏宏大的叙事,但它感动了无数读者,并且获得了当年的科幻小说“银河奖”。

分析原因,首先小说的科幻感很强,“将主人公放置在未来”只是科幻的皮毛,“将未来世界中的主人公展示给现代人看”才是科幻的骨髓。其次,小说的中心思想总结起来就是“若为爱情故,生命自由皆可抛”的爱情至上主义,这是大众都喜欢并且能够感同身受的主题。此外,《信使》还能给读者一种“疏离”的想象空间,即陌生新奇,又能产生共鸣,甚至引起共情。

科幻小说是想象力文学,它的想象力建立在科学的逻辑判断上,是理性的。但它的文学性

决定它又是感性的。

科幻小说的审美作用,不仅仅在于拓展想象力的空间,还在于它能使心灵跃升到天空,从那里俯视众生,思索未来,体验人性与物性之美。

短篇小说《听布谷鸟叫》不到5000字,讲述一对大学生情侣雄心勃勃地来到偏远乡村,试图用科学技术改造盐碱地。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男青年选择了逃避,女青年则为坚持理想留下了。若干年后,男人功名皆收,成为大型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女人则默默无闻,却最终将乡村的劣质盐碱地改造成了良田。

这样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没有神秘与未知,但这也是一种科幻。它虚构了一个技术问题,而在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之中,人性的驱使出现了不同的结果。通过想象陌生的世界,科幻小说作家可以从一个潜在革命性的新视角来理解和思

考人的生命状态。这种思考也能将人带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中去,让人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宇宙,这更像是某种科学研究所带来的理性思维。

将太空宇航作为科幻小说背景,应该说最无法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小说类型。在我的笔下,宇航员们已经去过了千百亿光年外的世界,但无论这些人走了多远,技术条件怎样改变,他们总是要过日子,遭遇“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

小说《在烈日与暴雨下》讲述垂直飞行平台取代汽车后,驾校不复存在,教师师傅回忆在短短的30年里经历了汽车比生命还珍贵,到人人要到驾校学车,再到谁也不需要车了的几个阶段,自己从端着金饭碗突然就面临失业了。这时候他该怎么办?

读这样的小说,读者不禁也深深陷入到教

练的担忧中去,进而关心人类的命运。

这便是我希望的优秀科幻小说能给读者带去的感受:科幻小说之本质,就是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注、对在与自然和自身抗争中人类的发展的思索。

这些年,我的科幻创作更多关注普通人在科技时代的遭遇,比如,《在烈日与暴雨下》《刀兰》《2012: The New Day》《待我迟暮之年》等。

优秀的科幻小说,不是小说中描述的未来世界变成了现实,而是小说虚构的未来影响了现实。未来,人类一定不会只在地球或者太阳系里蹒跚学步,人类的步伐一定会跨越千万光年。那些遥远之地,科幻小说早已经为人类探索过了。科幻小说作家无论描述多么遥远的时空,说到底还是为了当下的人类。

(作者单位:北京天瑞顺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科幻电影:推动科学幻想变成现实

■李东东

“未来已来,只是尚未流行。”这是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被广为流传的名句。

怎样把学术论文和实验室里的“未来”变成流行,感染大众,激发人们对未来的畅想?怎样才能让科技幻想变得更酷一点,点燃年轻一代对科学技术的热情?

科幻电影可能是个答案,它为科学技术的普及甚至科技创新制造了一个良好的大众文化氛围。

也许,你会认为科幻电影太偏向于幻想,不够严谨;但如果回看巨大的科学技术进步,它们往往最先在科幻影视作品中出现,进而引发社会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启发科研人员和技术从业者将幻想变成现实。

比如,1968年的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最引人注目就是人工智能电脑HAL9000,它常被用来类比2016年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的人工智能电脑AlphaGo。此外,这部电影中航天员所使用的平板电脑,也直接启发了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开发iPad平板电脑的创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典科幻剧《星际迷航》,其中主角柯克船长的黄金翻转通讯机,引出了1995年世界上第一款翻盖手机——摩托罗拉8900的诞生。

1999年的科幻经典系列影片《黑客帝国》创造出程序打造的全虚拟现实世界,使得全球观众建立起对虚拟现实技术的初步认知;直到今年的新电影《头号玩家》,观众们对虚拟现实能实现的场景、可能的未来,又有了进一步认知。

2002年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科幻大片《少数派报告》中隔空触控的场面,深刻影响了如今科技世界的用户交互方式,使得手势触控成为了科技界的流行时尚。

2005年由同名科幻小说改编而成的科幻电影《银河系漫游指南》,片中塞入耳朵就能听懂其他星球语言的“巴别鱼”,就是如今能实时翻译多国语言机器的幻想雏形。

2010年上映的《盗梦空间》中“把梦境植入大脑”这种创意,驱动法国工业物理与化学学者尝试在小鼠大脑中植入有意识记忆的实验。

2011年科幻剧《黑镜》第一季中出现“给每个人植入芯片,随时都能查看自己的记忆”的桥段;2014年,谷歌申请“光学植入专利”,在眼内安装智能相机,谷歌承认这个项目直接来源于影视故事。

2013年在科幻电影《她》中,主人公西奥多与人工智能系统萨曼莎相爱;2015年日本丰桥技术科学大学和京都大学的联合研究,提出人类对机器人产生人类感情的神经生理证据。

2015年科幻电影《查派》中,人类记忆可以用电脑存储,随时下载上传;2017年硅谷创业者埃隆·马斯克宣布创立脑机接口公司,借助本片情节向媒体描述自己“在大脑中植入细小电极,用来上传和下载人类思想”的大胆创意。

影视作品是“大众文化消费品”,我们如果把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植入到大众喜闻乐见的影视故事中,去挖掘科技浪漫的一面,开启观众们的想象力,鼓励大家的好奇心;就能把科幻电影变成强有力的科普形式,潜移默化地在大众中培育“科学精神”。

科学技术和电影,两者相互交织、相互融合,不断地记录描绘和激励我们挖掘每个人,包括科学家想象力的极限,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作者单位:北京汇智无限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